存存學性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存學編

顏元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存學編序

予幼讀四書。惟知解字離句。稍長。略曉塗鴉。隨肆力於詩文。及弱冠。雖潛心經史。亦惟博覽強記是圖。忽忽焉若以爲爲學之道。遂在是者。乙丑歲。晤李子剛主。語予曰。子知讀書。未知爲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爲尙。精神因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爲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予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李子復言。此學乃堯舜周孔正傳。至後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習齋顏先生。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可觀也。予心誌之。屏去浮文。遂十餘年矣。今歲丙子。李子至都。出是編以示予。予讀之。且歎且喜。以舉世之沈溺誦讀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墜迷途。其得力於習齋先生。豈淺鮮哉。雖然。學者實學也。是編所以明實學耳。猶空言也。吾黨若不盡力實學。而徒沾沾抱是編以爲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譏裸也。

康熙丙子一之日。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

存學編目

卷一
由道　總論諸儒講學
明親　上孫徵君先生書
上太倉陸桴亭書　學辯一
學辯二
卷二
性理評三十四條
卷三
性理評二十八條
卷四
性理評三十六條

存學編卷一

清　博野顏元著

由道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効。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已近太瀉。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堯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至於靖

康之際。戶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陛疆場。無片籌寸績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眞。若以不肖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卽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騖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荊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

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卽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卽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與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間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問禹稷羿奡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雖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爲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卽不肖如僕。亦沐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爲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者。遠遡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爲學爲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覆載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

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眞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

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卽謂之親。非大學之親也。然旣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眞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岐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僇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眞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卽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旣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摶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祕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

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卽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朞月三年。五年七年。胷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尙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註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眞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者煌煌大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眞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眞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爲接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時後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爲儒中豪傑。三代後

所罕見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朱許辭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具論。卽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修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洋浩歎而不敢擬。清淡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艷。惟其不出於此。故既卑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非誚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擡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王效諍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誤天下後世可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第知清節耳弱冠前爲俗學枉度歲月懵懵不知道爲何物自順治乙未頗厭八股嘗稍閱通鑑性理諸儒語錄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已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修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連年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德駕旋容時已稟老親仝王法乾裹裝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澇後不諳路恐遭楊子之悲阻之踰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綾詞蒙介翁不外玷賤名其末迨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過聽何人之言而儕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惶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六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曾不得大君子一提指之每一念及恨不身飛共城旁茲先大母去世服闋矣幸大父猶康健欲曲求俞允今歲中一炙道範未審得遂否也敝庠耿師東郡人也以告休南歸去先生七十里敢以便略吐愚衷於門下某靜中猛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眞變化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生一副作聖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

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一口柄。又思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禮樂。某長足民。一如唐虞之廷。某農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靜敬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說場話。著種書而已。某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是之。以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門之舊。以先生之德望卜之。當易如反掌。則孟子不得專美於前矣。論今天下朱陸兩派。互相爭辯。先生高見。平和勸解之不暇。豈可又增一爭端也。但某殊切杞人之憂。以爲雖使朱學勝陸。而獨行於天下。或陸學勝朱。而獨行於天下。或和解成功。朱陸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當時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如說話著書之道學而已。豈不堪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粗陳一二。望先生靜眼一辨。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轍。則斯道幸甚。斯民幸甚。臨楮南望。不勝想慕戰懼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也。然學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率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爲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竟爲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皐者。苟且於一時虛浮之局。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

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喙爭鳴之日。著書立說。而誤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自漢晉泛濫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尙乎淸談。不知淸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陞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人倫世故。舉爲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爲累礙贅餘矣。哀哉。倘於此有堯舜周孔。固必回消爲長。轉否爲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衍道脈於不墜。續眞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運申。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淸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闢佛。幾至殺身。況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州決杖。況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爲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頴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

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孔孟沒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鬱罔所取正一日遊祁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笥之懽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桴亭者才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說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請教祈以所著並高弟孰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塾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進眞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愷切想慕之至

學辯一

性亦須有辯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齟齬莫有能發吾意者遂有待今存學之說將偕吾黨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爲手足煩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談之比雖賢者不能

無顧惜故窠憚於變革之意幸相舉辯難不厭反復予撮其大略如左病中亦多遺脫不能盡述也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瘡不能赴學惟坐臥榻謄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謄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予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嫻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予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嫻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倘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歧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倘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倘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棟梁材自別豈必爲標榱哉予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成時亦有皮幹枝葉世豈有渾成棟梁哉王

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欲渠見何爲哉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闇闇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不待後日融會一片乃自童齠卽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旣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今日夫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於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塡實是難今賢弟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盡實學不去爲耳王子大笑予曰李晦翁年踰五旬勤力下學日與弟子拈矢彎弓甚可欽也王子曰晦夫叔嘗言射爲男子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卽爲上品矣豈若眞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子曰六藝之學誠有功於乾坤予曰不但爾也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於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予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賢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朱學未深似無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況彼已立崖岸者

乎。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急就三存編。以爲天生某使復明此學而已。非身見之材也。欲進之孫徵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爲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別。伊尹聖之任。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攬豪傑。自爲奉天救民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嘗聚衆百餘。何不決於自爲。而終屬沛公乎。蓋天生王者。其氣爲主持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教世。何獨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學卽過人。而師宗不立。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強也。況愚之庸陋不足數者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痊。往會王子。因論風言復聞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吾儒悞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諳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敎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等理。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銍艾耕耨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學辯二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

年而穆王亂治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歉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吾弟未之思耳吾弟但見穆平之衰而未實按其列國情勢民風也吾茲不與賢弟論三代盛時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只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尙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風俗人心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王子曰終見藝學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卽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懽忻鼓舞曰昨子產一段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清予曰計畝人以爲瑣事矣然父命而不清非不能爲子之一乎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固也弟昨所言棟梁材兄不以爲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龐士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爲若位不稱材便酬惰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胄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全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只以多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辯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滓渣只靜敬以

求懲忿窒慾。便覺忿慾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著落。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卽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灑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絃指徽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童子將命一段。正是道藝一致。耳目性情一滾做也。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賢弟之問爲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矣。不及此者。甯爲一端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紊乎哉。

存學編卷二

性理評

程子曰。邢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總是體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灑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顏貢。自幼爲之不厭。其淺而叛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其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辯。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不見儒道結果。回視所長者不足戀。前望所求者無所得。便覺無意味。無來由。烏得不莫之禦而入於禪也。猶吾所謂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榮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與否。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純粹宏深則必不禪也。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汚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淡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

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歿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惓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友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情之篤而義之重.蓋如此也.迄後有宋程朱兩門.以師弟著於乾坤.不惟自任以爲眞繼孔子之統.雖當時及門.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矣.而其歿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意伊川生時.及門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別也.日月幾何.而濾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下梢亦流於禪也.然則眞承程子之統者誰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眞.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其轅.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見

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种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棺木尙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只會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是明將經濟時勢讓與聖賢做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獨不觀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尙武事也子路戰於衞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理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做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

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先生。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行於世。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後面要說程門諸人。見皆不親切之故。又言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處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悞者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卽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婚喪祭。宗廟會同。

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愼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明道以上蔡誦讀多記。爲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謂之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可見大程學教。猶不靠定書本。僕掀閱至此。悚然起敬。以爲此正明道優於伊川紫陽處。又未嘗不愛謝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讀此。亦爲之汗身赤面則善矣。乃曲爲之說。謂渠是誇多鬪靡。不是理會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證之。總是不欲說壞記誦一道。恐於己讀盡天下書之志有妨也。不知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貪記許多。以求理會道理。便會喪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禮。爲得孔孟正宗。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下梢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眞可欽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卽強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卽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歷八百年而猶任.幾百餘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頭.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頭.亦未嘗高制禮作樂.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雖親賢之召公.不盡知也.博文約禮.服習遍三千.而一貫之祕.雖聰穎之端木.未之聞也.相隨半生.尙以多學而識認夫子.然則未聞性道之前.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爲道乎.則橫渠之門人.卽使皆認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旣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卽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誦讀著述.躭延歲月.迨老而好禮.又只要著家禮一書.屢易藁始成.其後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囧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遺意者矣.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伊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澘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

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猶知不全靠書册。故遲半年。方與門人大學西銘看。至朱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是將道全看在書上。將學全看在讀上。其學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謂大學可即與看。若西銘。雖姿性聰敏者。再遲數年與看。未爲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不語神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專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閑心靜敬。著述書史。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至於朱子追述。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則吾道之不行。豈非氣數使之乎。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捐生盡死去理會。終不得解。

伊川門人甚衆。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非因伊川所教諸人所學俱失孔子實學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試觀游楊謝尹諸公。果是無頭無尾。不會盡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透。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資稟高。合下直到。然則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終身只在書室中方可得道乎。

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騰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卻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

如何只論人文字言語長短。語錄有無。非失聖門學宗。不實用功於明親。故無實事可稱舉乎。今有人議諸先生專在文字言語用功。或云只在言語文字論人品。必至羣相譁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實。則竟如此。較歐蘇諸公。但多講論性道之語。內地靜敬之功耳。試想三代前君臣奬贊。師弟敍述。或後人論斷前聖賢。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懸也。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解。

予於程朱陸王兩派學宗。正如是。

龜山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聖人教人六藝。正使之習熟天理。不然。雖諄諄說與無限道理。至吃緊處。依舊發出習慣俗雜念頭。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人不識儒。如萬石君家法。眞三代遺風。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睹見上截。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僕意朱子未覺程門教法之失。既覺而復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於實學。豈非吾道之幸哉。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之屬乎。朱子已云補塡難。姑不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及門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經傳。纂修書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謂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

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尙處添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認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如果有此妙法。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點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聖門師弟之大愚乎。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爲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只論其說話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鎔。亦不易言也。自戰國橫議後。重以秦人之焚坑。漢儒之訓詁。魏晉之淸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講讀。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太陽當空。不惟散宿衆星不顯其光。卽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當下旬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國仰之如太陽然矣。故孔子奠楹後。羣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倡學一代。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廟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冉求之聚斂。宰予之短喪。何可從祀。予曰。賢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此案卽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虛言標榜。書本上見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又是一聖人．宋固多聖人乎．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李公侗傳其學．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致邊疆之侮．是其眦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耶．

元佑元豐之獄．迄無公論．要之荊公之欲強宋．本是而術未盡善．苟安者競爲敵．洪水罔績．遂咎崇伯．然使卽任濂洛羣哲．恐亦如四嶽羣牧．無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觀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

原來是用此功．豈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從靜坐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靠之饑食渴飲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簞瓢屢空．怡然自得．

試觀孔子前．有謝絕世故之道學乎．

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

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講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宋家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耶何孔門師弟之多事耶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眞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卽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皐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輩不可多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

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

孔子但遇可憫可敬便勃然變色忽而久忽而速似爲事物所勝乃是聖人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可謂不爲事物所勝卻是異端

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叫一人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必行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嘗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行遠不加急叫人不至聲不加大坐處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間豈有此理乎莫謂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孔子不如此雖伯夷柳下惠亦斷非如此氣象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

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卽習俎豆升降。稍長卽多能鄙事。旣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餔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鈞。開八百之祚於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猶堪爲五霸之用。雖爲布衣。布散三千人於天下。維二百年之國脈。其士風之塲壞。猶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

先生廳屋書室。整齊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

當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無甚異同乎。又焉得以頹如也爲德容乎。其與龜山之混迹仝塵一矣。宜朱子稱爲眞得龜山法門也。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

坐禪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絲毫未穩。皆不難自駁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辯。及孔子教法進。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獲及門矣。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臨折戴。則不得也。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仙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覓之。管能預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北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吾性廣大高明之體哉。故予論明親有云。明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也。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眞用。並非眞體也。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眞者。恐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眞。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間著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原來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濯洗不淨者。自始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間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全。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邱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前賢稟勁特二段。已極推崇。此祭文中。寫狀尤極酣濃。不遺餘力。延平雖賢。恐未能當之。昔吾寄書於友人任熙宇。因其長刀筆事。內有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語。任答書云。凡譽人失實。卽是自己離道。僕之駑下。輕誣以蕭曹。卽道兄須臾之離道。予當時讀至此。悚然若魂飛。驚愧無地。自謂與任老相

交．得力於此書者不淺也．朱子何其見游楊諸公之明．而推其師之侈也．抑篤服之切．不覺其過情歟．

乃於靜坐之說．亦明不以爲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二論家語中．明明記載．豈可混哉．

存學編卷三

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塡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先之。斯不亦顚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眞通透。眞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猝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脞之體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羣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爲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偃息牀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

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己。卒未見成起一才。比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祁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法乾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雖今頗知憤恨。期易轍而崇實。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況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胞弱。爲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爲之崇也。噫。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卽從之學。其所學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淸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滌此岐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毀廬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旣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

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爲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愼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

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奧。鼓動一時。自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菴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詞。雖未嘗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見也。莫謂孔孟之暫效魯滕。可如子游、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

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揚、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訓詁繁於西漢、標牓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於世何功、於道何補、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周孔之文、不至盡沒、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雄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百五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該矣。僕不必詳辯。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貫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貫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甯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學。甯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牓之聖。庶幾學則眞學。聖則眞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

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卽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註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旣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蓋四書諸經羣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卽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遵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戶戶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辯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

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絃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搉。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倘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追求其一切養德之具而亟亟與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爲佐證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刪定爲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刪削其煩亂反從而訓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願未得孔子之心未盡合孔子學教之法吾爲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爲曾孟爲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爲殷周爲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爲孔子也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

經史子集已惜其過用精神況記錄雜說乎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潤清巧的實云云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試觀道巍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實指處卻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

已。言其心虛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於虛字間崇獎。不能於實際上增潤。及總贊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疊興。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王章。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聖人不生。揚、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疊興。主盟儒壇。闡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修。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聞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淩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

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於世。亦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於道統。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僞學之名所從來也。僕嘗妄議宋代諸先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別。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僞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朝廷既無眞將相。草野既無眞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牓清流者。撐持其衰運。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敗亡也。要之似龍骨馬。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弒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父之墨。無君之楊。非孟子爲之也。而孟子懼。蓋儒者之憫天下。而厚自責如此。況眞失學宗。以誤斯人。則近代之禍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耳。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較王何清談。頗用力於身心。較韓歐文字。猶規規於理

性。白蘇詩酒。既不能做其矜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講。眞三代後近於儒之學。磽薄氣運中不易得之豪傑也。然而身分如此。無能強增。故推奬處。或襯貼以聖賢道統。躬行經濟之語。至其比長競短。敍實指事。或推人。或自見。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且其病南軒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狀。但其爲失有淺深。遂自以爲得中耳。愚嘗上書刁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所學。原是說話作文。更無他物與人耳。況講讀之學。教。卽循循有序。亦與學記之言時孫者不仝。夫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所謂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苟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甚悅。予曰。且勿令知有乘歸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進。正此意也。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諸章。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託哉。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云云。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

朱子說禮樂射御書數補塡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御書數介然爲兩途乎。只是不肯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益信。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卻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

現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

朱子於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豈惡聞異己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卽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卽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禪家自愛如此。

禪家無鴛鴦也不繡鴛鴦焉得鴛鴦與人看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很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眞旅寓者之餱糧車馬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說破前乃譏陸子不說破是禪家自愛何也

子靜之說無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細檢之講學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

只在口頭取勝紙上爭長此拗之所從來也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做去云云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聖賢教人原無象山當下便是等語試看聖賢可曾有先生之學否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門是學靜坐訓解否

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其人也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謂矣

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了更有一項卻是不及若是過底拗轉來卻好不及底趲向上去便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的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歎息他人眞是自以爲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門相較朱子知行竟判爲兩途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爲當時設有眞佛老必更歎朱子之講讀訓解爲耗神粗跡有眞管商必更歎朱子之靜坐主敬爲寂守無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兩項

人受憐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舉其心性可以使釋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慚儻朱子而幸遊其門見其天高地厚又豈敢遽自以爲是乎不得孔子而師顏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簟或問讀講著述雖是靠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尙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簟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己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簟底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爲學即此爲行即此爲教舉而措之即此爲治眞堯舜宗子文周功臣萬世聖賢之規矩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爲多學而識後乃歎性天不可聞也哉雖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藝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訓詁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

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著喪服杖絰之制。祭時婦人亦不辦祭殽。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尙音。周人尙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講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可見哉。邵菴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云云。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

許多聖賢。張皇斯道。下卻繼之曰而亂亡隨之矣。是何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廬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爲祭酒。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問業。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道誘掖之云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云。眞豪傑之士哉。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與於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懇懇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挨生盡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子眼頗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既

小而以爲孟子亦只如此則亦淺之乎言豪傑易言道統矣

存學編卷四

性理評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鑠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然。而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先生倡明道學。病天下之空寂而尙浮文也。乃廢周公孔子六藝。而貴靜坐讀書。不幾扑其升堂。又食於堂乎。雖日撻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養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

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於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朱子歎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饑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入大學只做此功。何其眞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會。今人事上理會之語。又與上文自相混亂矣。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要補塡三字。見之大快。下卻云難。是朱子學教之誤。其初只是畏難而苟安。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說上段話。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所以聖賢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學之。豈不可惜。然愚於此二段。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卽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卽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卽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眞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僄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佚放。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先生爲學得力處。備見訓子一書。故詳錄之。充此氣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卽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旣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蓋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覘其終身。不可掩也。況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見者。如人問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載之何爲。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言之親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前聖接迹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說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不知是自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爲博讀書。博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

朱子數則。知之眞矣。而不行何哉。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乃餘事。

佳。

先生輩何爲只作餘事。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

物矣。而亦非事乎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廬敍古教法。兩言非事讀誦。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獻夫讀誦之習者。五季之餘。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世久不聞詩書之聲。積廢之極。而氣數一返。周程張朱適逢其會。以誦讀詩書。講解義理爲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眞不啻周公孔子復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壞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吳氏亦猶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覺至是。蓋誦讀之焰已熾。而舉世罔覺。又不容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也。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爲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達而在上。則爲三代。卽窮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轉之以實。雖救之未獲全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脈。不然。焚阬之禍。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僞之禁。天啓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誤。兼亦誤人。

眞語。

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不又作話說一場而已哉。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

程子雖失聖門成法。而胸中所見猶實。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則又遠矣。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卽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卽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

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卽所以教也。其首傳所教者。卽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乎。用行其學乎。孔子攝相而魯治。冉樊爲將而齊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龜山就徵。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茲愈遠。又曰。但掃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爲重。習而行之以爲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卽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卽是要作大匠。烏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當審問愼思明辨以講之。若非已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徒講而不學。誤矣。

顏子工夫。眞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

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云云。若是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不知須是聞道。

諸先生自負聞道矣。愚以爲責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盡彷彿也。卽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見削奪荊公配饗。說道學話而已。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倖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僕謂爲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讀書乎。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梃而目不瞬。貫蝨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卽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磋切。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卽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

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註大學也。何爲也哉。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煆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爲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參。博奕詩酒等自不爲。即誦讀訓詁。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雖亦羈縻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卻書本。即無理會。若直靜坐。勁使此心熟於義理。又是甚難。況亦依舊無用也。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

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最切之問朱子乃只左支右吾說皮面語大綱節目數語尙可數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糊混幾句已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一言尙且不從況其餘乎嘗閱左傳至簡子鑄刑鼎孔子嘆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以爲晉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鑄刑書於鼎夫法度操於人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爲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懷王一國懷君一獄懷吏士農工商罔敢愆於職中逸於職外者惟吾上是神是嚴也而上下定矣貴賤辨矣賢德彰矣今銘在鼎則國人必將以鼎爲依據而不知受法於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執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見所尊必將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業故曰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嗟乎簡子但以刑書鑄於鼎而孔子知其亡況漢宋之儒全以道法摹於書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尙

德不貴才而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不幾以守鼎吏爲政乎其所亡又豈止一晉乎是以至此極也非孔子至聖執能見鑄鼎之弊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願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存性編

顏元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存性編卷一

清　博野顏　元著

駁氣質性惡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一口兩舌。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卽理之氣。理卽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卽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卽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孔孟性旨。湮沒至此。是以妄爲七圖以明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明明德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字

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卽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尙書贊堯。首曰欽明。舜曰濬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肆望。指揮大衆。當惻隱者卽惻隱。當羞惡者卽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卽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卽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卽視。當聽卽聽。不當卽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於惡。染於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卽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呆獃氣質。卽有呆獃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傻人決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棉桃喻性

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氣。以濁喻惡。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反似爲性之累者。然不知若無氣質。理將安附。且去此氣質。則性反爲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孟子一生苦心。見人卽言性善。言性

善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明乎人不能作聖。皆負此形也。人至聖人。乃充滿此形也。此形非他。氣質之謂也。以作聖之具。而謂其有惡。人必將賤惡吾氣質。程朱敬身之訓。又誰肯信而行之乎。因思一喻曰。天道渾淪。譬之棉桃。殼包棉陰陽也。四瓣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成布而裁之。爲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氣質也。領可護項。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後。卽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豈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製成衣衫。卽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是棉。斜幅旁殺卽非棉也。如是則氣質與性。是一是二。而可謂性本善。氣質偏有惡乎。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之著塵觸汚。人見其失本色而厭觀也。命之曰汚衣。其實乃外染所成。有成衣卽被汚者。有久而後汚者。有染一二分汚者。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汚。不可知其本色者。然只須煩撋潛滌。以去其染著之塵汚已耳。而乃謂洗去其襟裾也。豈理也哉。是則不特成衣不可謂之汚。雖極垢敝。亦不可謂衣本有汚。但外染有淺深。則撋潛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復潔。如莫爲之力。卽蠅點不能復素。則大學明德之道。日新之功。可不急講歟。

借水喻性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已說。今卽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

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

性理評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濃。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間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層次。吾之七圖亦適以發明朱子之意云爾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　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又述韓子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

先生輩亦雜佛老矣。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生心。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朱子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

人亦有偏塞。如天啞天閹是也。物亦有明暗。如沐猴可教之戲。鸚鵡可教之言是也。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弒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卽氣稟偏。而卽命之曰惡。是

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氣有不存。而理卻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此理。

後言不且以己矛刺己盾乎。

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聖凡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寃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爲千古言性之準。性之相近如眞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姿性。皆於性相近一言包括。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弒君弒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定案。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材爾殊也。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顚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皿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

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以聖賢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認性眞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不本然便不是性。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凡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愼乎。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源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源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途岐路。別有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毫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耶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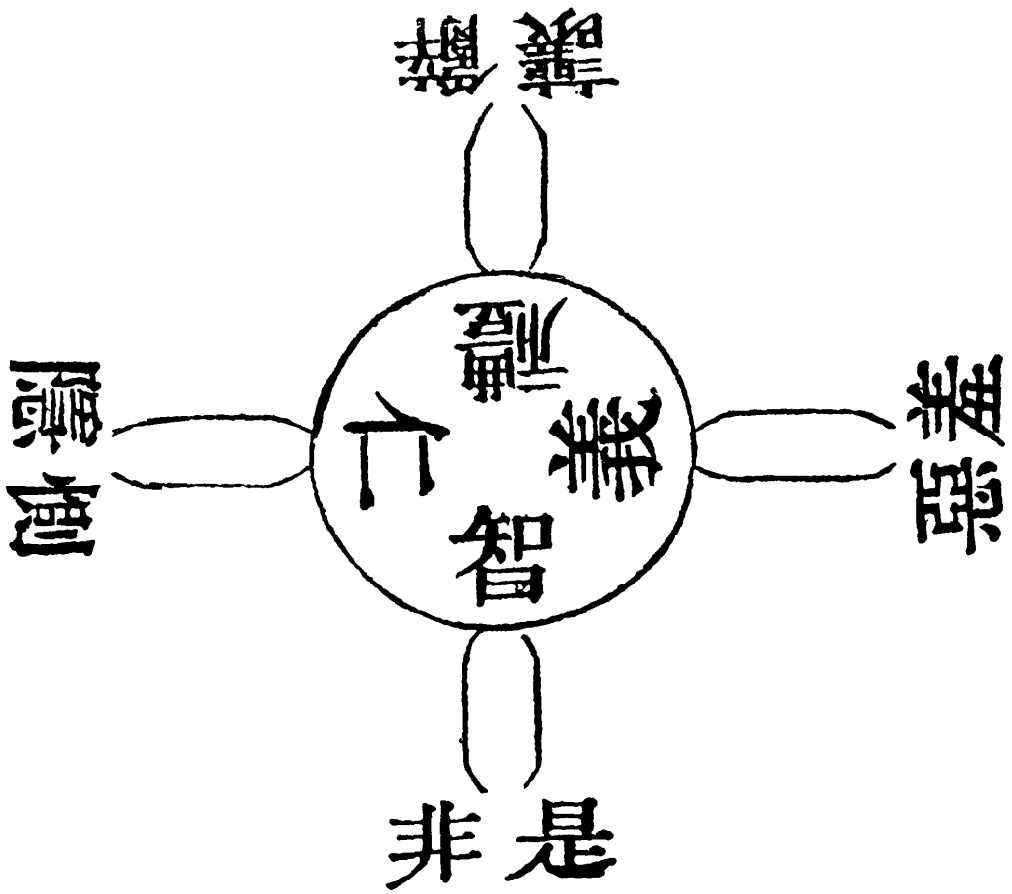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大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便是惡。嗚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耶。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耶。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卽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頑

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姑息好人重者成一貪溺昧罔之人然其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卽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傲岸絕物重者成很毒殘暴之惡人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啻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卽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卽如此也卽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既云氣稟之性卽是四端之性別無二性則惡字從何干小點或大或小或方或圓或齊或銳或疎或密或衝或僻或近中或近正或近間或近斜或近元或近亨蓋亦莫不以一德或二德總含四德之氣理而寓一中所謂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也是故通寒正曲雖各有不同而盈宇宙無異氣無異理苟勉

孟子性情才皆善之圖



力爲之而勿刻以行其惻隱不傲以行其恭敬亦無不可爲黃樊顏西伊周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全體從可知矣

圈心也仁義禮智性也心一理而統此四者非塊然有四件也既非塊然四件何由而名爲仁義禮智也以發之者知之也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發者情也能發而見於事者才也則非情才無以見性非氣質無所爲情才即無所爲性是情非他即性之見也才非他即性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雜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然正印固君命也副貳獨非君命乎惟山寨僭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獨黃獨白非本色乎即色有錯雜獨非本色乎惟灰塵汚泥薰漬點染非本色耳今乃舉副貳雜職與僭僞同誅以偏色錯彩與汚染幷厭是惟正印爲君命純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　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言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滾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竭盡心力必說性有惡何爲　弒父弒君亦是人然非人之性過顙在山亦是水然非水之性水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白

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卽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本身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卽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或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是以偏爲惡矣。則伯夷之偏清。柳下惠之偏和。亦謂之惡乎。

愚嘗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未發之前。可羨如此。則已發可憎矣。宜乎佛氏之打坐入定。空卻一切也。黃氏之言。不愈背誕乎。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是罩燈火者。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卽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麥。既成苗時卽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吾人氣質。並誣吾人性理。其初尙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揚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云云。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揚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

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黷貨者。氣稟之性也。弒父弒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寇而囚吾兄弟子姪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爲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揚、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卽此爲存心。卽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已有隱壞吾氣質以誣吾性之意。然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四子五經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辯出者。復以

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備乎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卽父子之性聰明卽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宋儒認性大端旣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卽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各相牴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醜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談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艱誤況禮樂之精繁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汚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

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詞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于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揚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揚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汚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俱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憃猶異於物也。呼吸克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憃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汚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也。能不爲此懼乎。是以當此普地狂瀾。汎濫東奔之時。不度勢不量力。駕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多見其危也。然而不容已也。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臨川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燎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孟

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句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卽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卽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揚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別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祕。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如明月出於黃昏。太陽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雜。程朱則如末旬之半夜。偶一明色朕燦之星出。一時暗星既不足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卽儼然太陽。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獵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深。方得聞性道。一聞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騖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爲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吳氏曰。程子性卽理也云云。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云云。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

程張原知二之則不是。但爲諸子釋氏世俗所亂。遂至言性有二矣。既云天地之性。渾是一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非兩種性而何。可云惡卽理乎。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曰英爽。稟得敦厚者曰温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頽薄汚（天命無汚當作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而氣稟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

此段甚醇。愚第三圖大意正仿此。

三代而上。氣數醇濃。氣清者必厚必長。故聖賢皆貴且富且壽。以下反是。

愚謂有回轉氣運法。惟行選舉之典。則清者自高自厚矣。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罪氣因罪才。故曰孟子時人言才情不善。卽氣質之說。程張氣質之性。卽告子二或人之見也。

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愚謂程朱卽告子之說。猶屬遙度之語。茲程子竟明許告子所言是。且曰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似憾告子辭不達意者。不知諸先生正不幸不遇孟子問。故不自知其不是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

恁的去底。才是有氣力去做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此段確眞。乃有才情惡。氣質惡。程子密於孟子之語何也。

伊川所謂才。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

伊川明言其不善。乃是才也。與孟子之說。如冰炭之異性。燕越之異幹矣。尙得謂之小異乎。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智勇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

氣質之性四字。未爲不是。所差者。謂性無惡。氣質偏有惡耳。茲所引經傳。乃正言氣質之性善者。何嘗如程張之說哉。朱子既惑于其說。遂視經傳皆是彼意矣。若僕曲爲援引。較此更似。道心惟微。義理之性也。人心惟危。氣質之性也。命也有性焉。義理之性也。性也有命焉。氣質之性也。然究不可謂之有惡。

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知爲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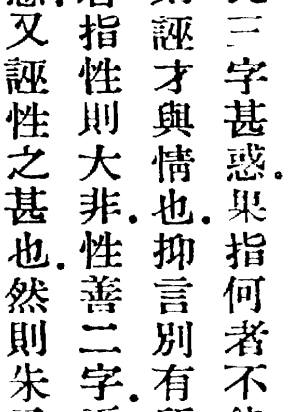
以氣質之性爲有善有惡。非仁與不仁禮與不禮皆性乎。非說性是一大私欲窠子乎。朱子之言。乃所以自駁也。

存性編卷二

性圖

竊謂宋儒皆未得孟子性善宗旨。故先繪朱子圖於前。而繪愚妄七圖於後。以請正於高明長者。

朱子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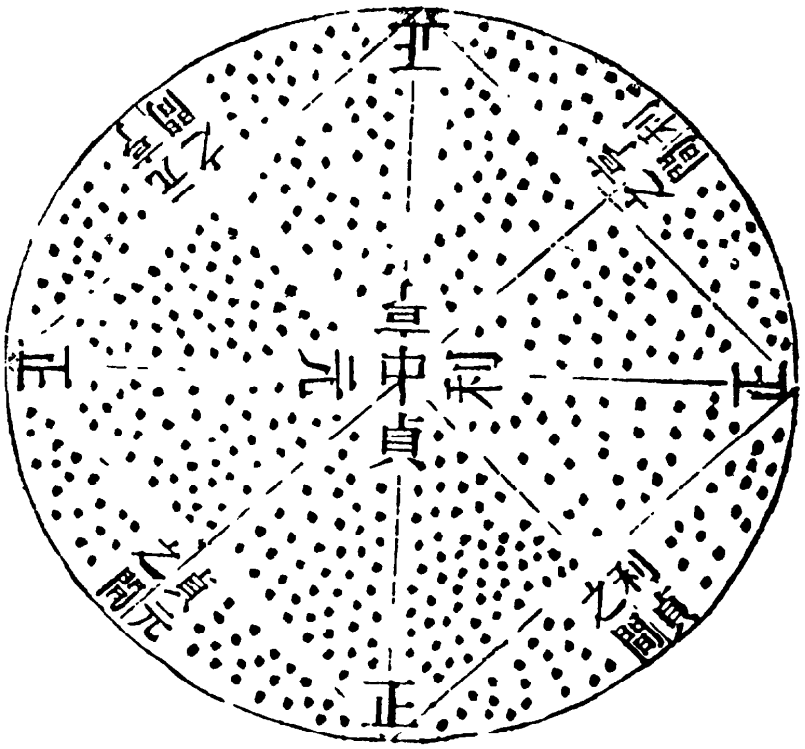


右圖解云。發而中節。無性不善。竊謂雖發而不中節。亦不可謂有性不善也。此言外之弊也。惡字下云。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此語得之矣。則惡字不可與善字相比爲圖。此顯然之失也。又云。只是不能善。此三字甚惑。果指何者不能爲善也。上只有一性。若以性不能爲善。則誣性也。若謂才或情不能爲善。則誣才與情也。抑言別有所爲。而不能爲善。則不明也。承此云。則偏於一邊而爲惡。但不知是指性否。若指性則大非。性善二字。更無脫離。蓋性之未發善也。雖性之已發而中節與不中節皆善也。謂之有惡。又誣性之甚也。然則朱子何以圖也。反覆展玩。乃曉然見其意。蓋明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故上二字註之曰。性無不善。謂其所言天命之性也。下二字善惡並列。謂其所言氣質之性也。噫。氣質

非天所命乎．抑天命人以性善．又命人以氣質惡．有此二命乎．然則程張諸儒氣質之性愈分析．孔孟之性旨愈晦蒙矣．此所以敢妄議其不妥也．

妄見圖凡七

渾天地間二氣四德化生萬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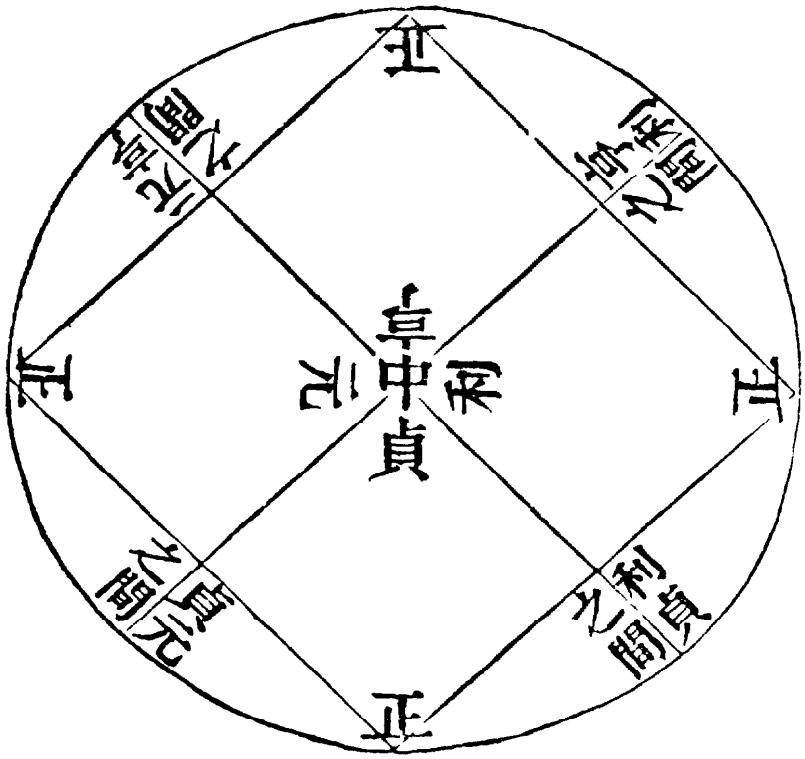


僕自頗知學來讀宋先儒書以爲諸先正眞堯舜孔孟也故於通書稱其爲二論後僅見之文尊周子爲聖人又謂得太極圖則一以貫之大程子似顏子於小學稱朱子爲聖人於家禮尊如神明曰如有用我者舉此而措之蓋全不覺其於三代以前之學有毫釐之差也惟至康熙戊申不幸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罔敢隕越身歷之際微覺有違於性情者哀毀中亦不能辨也及讀記中喪禮始知其多錯誤卒哭王子法乾來弔謂之曰信乎非聖人不可制作非聖人亦不可刪定也朱子之修禮猶屬僭也蓋始知其非聖人也至練後哀稍殺又病不能純哀思不若於哀不至時略觀書於是檢性理一册至朱子性圖反覆不能解久之猛思朱子蓋爲氣質之性而圖也猛思堯舜禹湯以及周孔諸聖皆未嘗言氣質之性有惡也猛思孟子性善才情皆可爲善之論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百世而諸儒不能及也乃爲妄見圖凡七以申明孟子本意此則其總圖也大圈天道統體也上帝主宰其中不可以圖也左陽也右陰也合之則陰陽無間也陰陽流行而爲四德元亨利貞也（四德先儒即分春夏秋冬論訂所謂四時行也）橫豎正畫四德正氣正理之達也四角斜畫四德間氣間理之達也交斜之畫象交通也滿面小點象萬物之化生也莫不交通莫不化生也無非是氣是理也知理氣融爲一片則知陰陽二氣天道之良能也元亨利貞四德陰陽二氣之良能也化生萬物元亨利貞四德之良能也知天道之二氣二氣之四德四德之生萬物莫非良能則可以觀此圖矣萬物之性此理之賦也萬物之氣質此氣之凝也正者此理此氣也間者亦此理此氣也交雜者莫非此理此氣也高明者此理此氣也卑暗者亦此

理此氣也。淸厚者、此理此氣也。濁薄者、亦此理此氣也。長短偏全通塞。莫非此理此氣也。至於人則尤爲萬物之粹。所謂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二氣四德者。未凝結之二氣四德也。存之爲仁義禮智。謂之性者。以在內之元亨利貞名之也。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情者。以及物之元亨利貞言之也。才者、性之爲情者也。是元亨利貞之力也。謂情有惡。是謂已發之元亨利貞。非未發之元亨利貞也。謂才有惡。是謂蓄者元亨利貞。能作者非元亨利貞也。謂氣質有惡。是元亨利貞之理。謂之天道。元亨利貞之氣。不謂之天道也。噫。天下有無理之氣乎。有無氣之理乎。有二氣四德外之理氣乎。惡其發者。是卽惡其存之漸也。惡其力者。是卽惡其本之漸也。惡其氣者。是卽惡其理之漸也。何也。人之性卽天之道也。以性爲有惡。則必以天道爲有惡矣。以情爲有惡。則必以元亨利貞爲有惡矣。以才爲有惡。則必以天道流行。乾乾不息者。亦有惡矣。其勢不盡取三才而毀滅之不已也。嗚呼。漢魏以來。異端昌熾。如洪水滔天。吾聖人之道。如病聾吐絲。迨於五季而倍微。當此時而以惑於異端者誣聖曰。聖人之言性。本如是也。必諸先正之所不忍。天道昭布。現前如此。聖經賢傳。指示親切如此。而必以惑於世俗者誣天曰。天生人之氣質。本有惡也。亦必諸先正之所不敢。其爲此論。特如時諺所云。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耳。是圖也。正就程張朱發明精確者一推衍之。非敢謂於先儒之見有加也。特不雜於荀揚佛老而已矣。正卽氣質之性一訂釋之。非謂無氣質之性也。特不雜以引蔽習染而已矣。意之不能盡者。仍詳說於各圖下。無非欲人共見乎天道之無他。人性之本善。使古聖賢性習之原旨昭

然復明於世．則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點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踐其固有之形骸而異端重性輕形．因而滅絕倫紀之說．自不得以惑人心．喜靜惡動．因而廢棄六藝之妄．自不得以蕪正道．諸先正之英靈．必深喜其悟誤頓洗．而大快乎聖道重光．僕或幸可以告無罪矣．其辭不副意．未足闡天人之祕．或反汨性理者．庸陋亦不敢自保其無也．願長者其賜教焉．

二氣四德順逆交通錯綜薰烝變易感觸聚散卷舒以化生萬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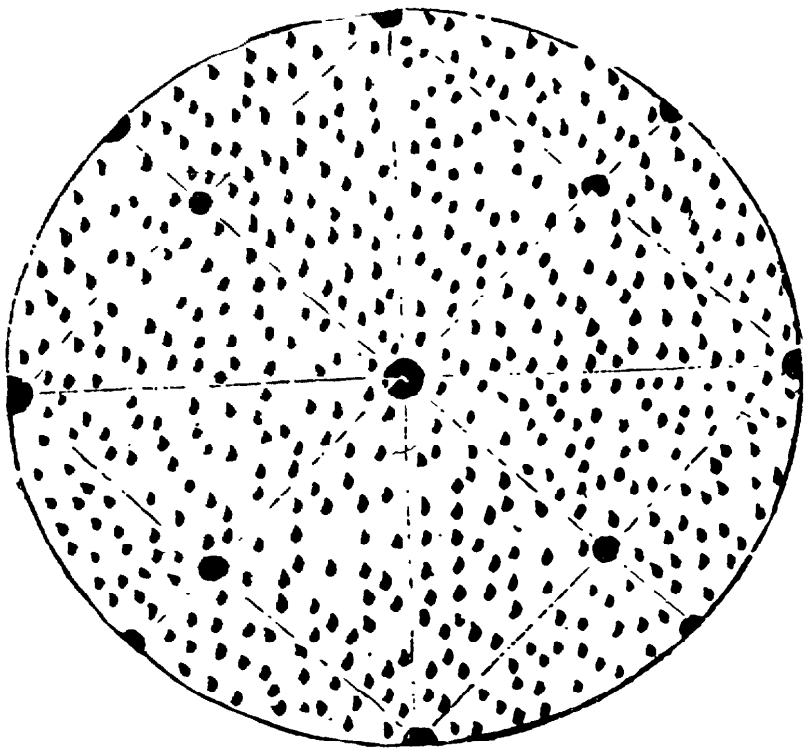


以下三圖卽就總圖中摘出論之

陰陽流行而爲四德。順者。如春德與夏德順也。逆者。如春德與秋德逆也。交者。二德合或三四合也。通者。自一德達一德。或中達正間。正間達中。正達間。間達正。正正達間。間達之類也。錯者。陰陽剛柔彼此相對也。綜者。陰陽剛柔上下相穿也。熏者。如香之熏物。居此及彼。以虛洽實。不必形接。而臭至之也。烝者。如烝食。如天地絪縕。下漸上也。一發而普遍也。變者。化也。有而無也。無而有也。或德相變。或正間斜相變也。如田鼠化鴽。雀化爲蛤之變也。易者。神也。往來也。更代也。治也。陽乘陰。陰承陽也。感者。遙應也。如感月光。感蒼龍。感流星之類是也。觸者。邂逅也。不期遇也。如一流復遇一流。舟行遇山。火發遇雨。雲集遇風之類是也。聚者。理氣結也。一德聚。或二三四德共聚也。散者。散其聚也。舒者。縷長直去也。卷者。迴其舒也。十六者。四德之變也。德惟四。而其變十六。十六之變不可勝窮焉。爲運不息也。止有常也。照臨薄食也。燦列流隕。進退隱見也。吹噓震盪也。高下平陂。土石毛枯也。會分燥濕流止也。稗老彫菑材灰也。飛潛蠕植。不可紀之狀也。至於人清濁厚薄長短高下。或有所清。有所濁。有時厚。有時薄。大長小長。大短小短。時高時下。參差無盡之變。皆四德之妙所爲也。世固有妖氛癘厲。亦因人物有所激感而成。如人性之有引蔽習染而非其本然也。或謂既已感激而成妖癘。則稟是氣而生者。卽爲惡氣惡質。不知雖極汚穢。及其生物。仍返其元。猶是純潔精粹二氣四德之人。不卽汚穢也。如糞中生五穀瓜蔬。俱成佳品。斷不臭惡。穢朽生芝。鯀瞍全聖。此其彰明較著者也。

四德之理氣。分合交感而生萬物。其稟乎四德之中者。則其性質調和。有大中之中。有正之中。有間之

萬物化生於二氣四德中邊直屈方圓衝僻
齊銳離合遠近違遇大小厚薄清濁強弱高
下長短疾遲全缺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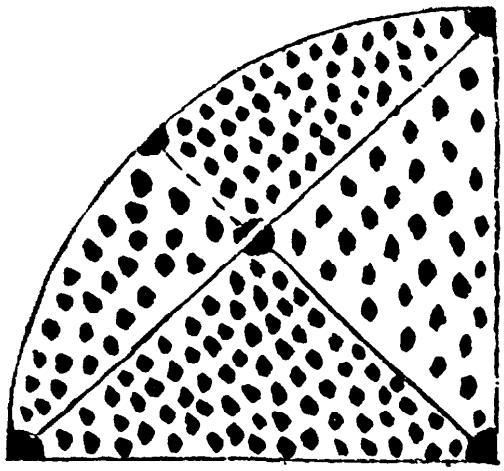
中有斜之中有中之中其稟乎四德之邊者則其性質偏僻有中之邊有正之邊有間之邊斜之邊邊之邊其稟乎四德之直者則性質端果有中之直正之直間之直斜之直直之直其稟乎四德之屈者則性質曲折有中之屈有正之屈間之屈斜之屈屈之屈其稟乎四德之方者則性質板棱有中之方

正之方。間之方。有斜之方。方之方。其稟乎圓者。則性質通便。有中之圓。正之圓。間之圓。斜之圓。圓之圓。其稟乎四德之衝者。則性質繁華。有中之衝。有正之衝。有間之衝。有斜之衝。有衝之衝。其稟乎僻者。則其性質閒靜。有中之僻。正之僻。間之僻。有斜之僻。有僻之僻。其稟乎四德之齊者。性質漸鈍。稟乎四德之銳者。性質尖巧。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離者。性質孤疎。稟乎四德之合者。性質親密。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遠者。則性質奔馳。稟乎四德之近者。則性質拘謹。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其稟乎違者。性質乖左。稟乎遇者。性質湊濟。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大者。性質廣闊。稟乎小者。性質狹隘。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至於得其厚者敦龐。得其薄者磽瘠。得其清者聰明。得其濁者愚蠢。得其強者壯往。得其弱者退諉。得其高者尊貴。得其下者卑賤。得其長者壽固。得其短者夭折。得其疾者早速。得其遲者晚滯。得其全者充滿。得其缺者破敗。亦莫不有中正間斜之別焉。此三十二類者。又十六變之變也。三十二類之變。又不可勝窮焉。然而不可勝窮者。不外於三十二類也。三十二類不外於十六變也。十六變不外四德也。四德不外於二氣。二氣不外於天道也。舉不得以惡言也。昆蟲艸木。蛇蠍豺狼。皆此天道之理之氣所爲。而不可以惡言。況所稱受天地之中。得天地之粹者乎。

既有萬物圖。復揷繪其一隅者。全圖意有所不能盡。復卽一隅以盡其曲折也。此上黑點。亦象萬物。姑以人之性質言之。如中角半大點。理氣會其大中。四德全體。無不可通。而元亨爲尤盛。得其理氣以生人。則惻隱辭讓多。或裏元而表亨。則中惠貌莊之人也。或裏亨而表元。則中嚴貌順之人也。然以得中

也．四德無不可通也．則有爲聖人者焉．有爲賢人者焉．有爲士者焉．以通元亨之間．去利貞之濟遠也．則亦有爲常人者焉．皆行生之自然．不可齊也．仁之勝者．聖如伊尹．賢如顏子．士如黃憲．常人如里巷中温厚之人．禮之勝者．聖如周公．賢如子華．士如樊英．常人如里巷矜持之人．南邊一大點．則偏亨用事．禮勝可知也．準中之禮盛例．而達乎元者頗難．達乎利貞者尤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乎貞．可邊通乎元利．可斜通乎利亨之交．可邊通乎亨利之間．而因應乎元貞之間．可邊通乎亨元之間．而因應乎貞利之間．可斜通乎亨元之交．故雖禮勝．而四德皆通．無不可爲樊英子華周公也．東邊一大點．則偏元用事．仁勝可知也．準中之仁勝例．而達乎亨者難．達乎貞利者更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於利．可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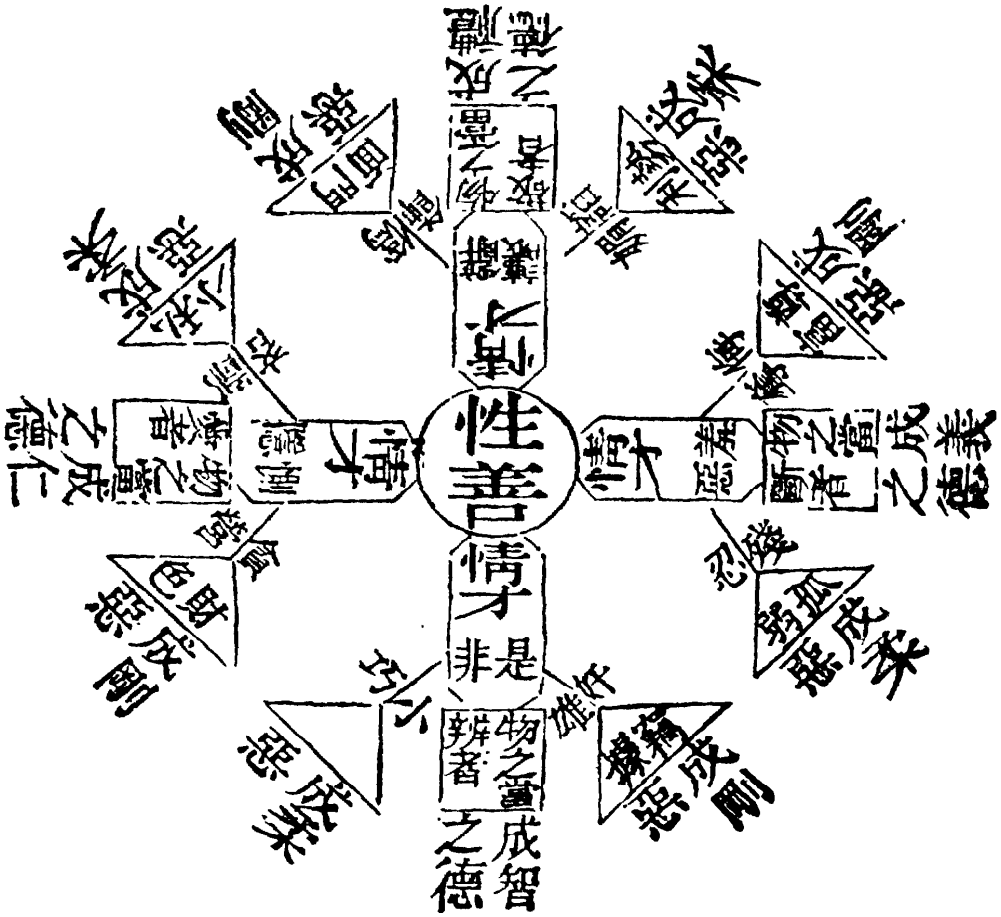
單繪一隅即元亨以見意之圖



通乎貞亨。可斜通乎貞元之交。可邊通乎元貞之間。而因應乎利亨之間。可邊通乎元亨之間。而亦因應乎利貞之間。可斜通乎元亨之交。故雖仁勝。而四德皆通。亦無不可爲叔度、顏子、伊尹也。東南隅一大點。元亨之間也。然直通元亨之斜。以達於中。而與貞利之間爲正應。雖間而用力爲之。亦無不可爲黃樊顏西伊周也。隅中一大點。居元亨斜間之交。而似中非中。然斜中達於大中。而通及貞利。雖間斜而用力爲之。亦無不可爲黃樊顏西伊周也。其隅中若之能也。氣質非他。卽性情才之氣質也。一理而異其名也。若謂性善而才情有惡。譬則苗矣。是謂種麻而秸實遂雜麥也。性善而氣質有惡。譬則樹矣。是謂內之神理屬柳。而外之枝幹乃爲槐也。自有天地以來。有是理乎。後儒之言性也。以天道人性攙而言之。後儒之認才情氣質也。以才情氣質與引蔽習染者雜而言之。以天道攙人性。未甚害乎性。以引蔽習染雜才情氣質。則大誣乎才情氣質矣。此無他。認接樹作本樹也。嗚呼。此豈樹之情也哉。

中渾然一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稟有全德。大中至正。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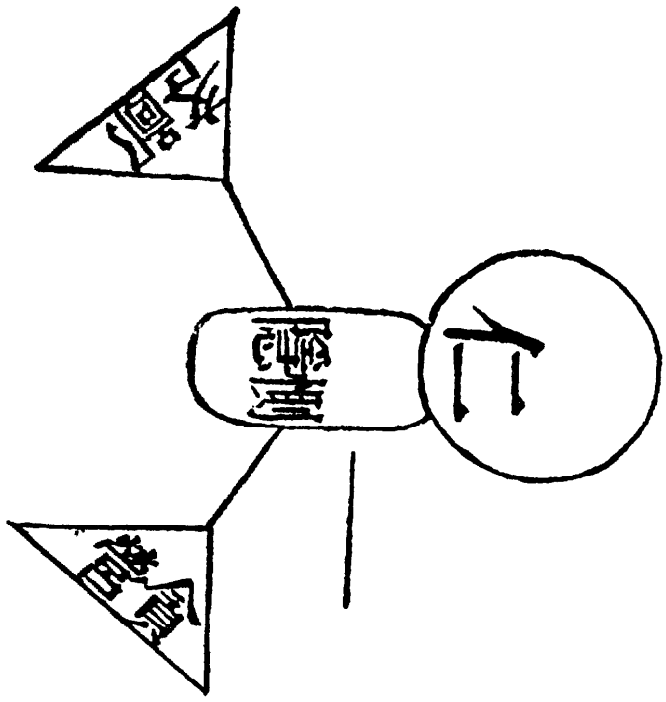
孟子性情才皆善爲不善非才之罪圖



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奸雄小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本體。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稟有大力。或自性覺悟。或師友提撕。知過而善反其天。又下此者。賦稟偏駁。引之既易。而反之甚難。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染成貪營鄙吝之性之情。而本來之仁不可知矣。染成侮奪殘忍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義不可知矣。染成僞飾諂媚之性之情。與奸雄小巧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禮智俱不可知矣。嗚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幣帛素色。而既汚之後。遂呼之曰赤帛黑帛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人爲萬物之靈。又非幣帛所可倫也。幣帛既染。雖故質尙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惡。本體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嘗言盜蹠天下之極惡矣。年至八十。染之至深矣。儻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但習染重者。不易反也。蠡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破。產失歸田。朴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蹠固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即習染凶極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快夜氣之說。則亦依稀之見而已矣。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

因引蔽習染一端錯誤之圖



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渾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弒父弒君。

客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塗。非手足之罪也。亦非其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其所當惻。隱其所當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眞。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磨勵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卽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若靜坐閉眼。但可供精神短淺者一時之葆攝。訓詁著述。亦止許承接秦火者一時之補苴。如謂此爲主敬。此爲致知。此爲有功民物。僕則不敢爲諸先正黨也。故曰欲粗之於周孔之道者。大管小管也。欲精之於周孔之道者。大佛小佛也。

又如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

也。惟堂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室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嘗言竹節或多或少。皆善也。惟節外生蛀。乃惡也。然竹之生蛀。能自主哉。人則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宏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未可以引蔽之偏誣偏也。木火一隅。圖中仁勝之說可玩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欲歃。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養父母同犬馬。踰東家摟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生之仁。而有視父母如路人諸惡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和厚人。不能無所羞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欲歃等惡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禮義智猶是也。熟閱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可。有志者。倘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而吾儒有學術。天下有治平。異端淨掃。復覩三代乾坤矣。

圖跋

嗟乎性不可以言傳也而可以圖寫乎雖果見孔孟所謂性且不可言傳圖寫而況下愚不足聞性道如僕者乎但偶爾一線悟機似有髣髴乎方寸者此或僕一人之所謂性尙非孔孟所謂性未可知也況僕所見尙有不能圖盡者乎語云理之不可見者言以明之言之不能盡者圖以示之圖之不能書者意以會之吾願觀者尋其旨於圖間會其意於圖外假之以宣自心之性靈因之以察僕心之愚見庶不至以佛氏六賊之說誣吾才情氣質或因此而實見孔孟之所謂性亦未可知也若指某圈曰此性也某畫曰此情也某點曰此氣質也某形勢曰此性情才質之皆善無惡也則膠柱鼓瑟而於七圖無往不扞格背戾且於僕所謂一線者而不可得又安望由此以得孔孟所謂性乎恐此圖之爲性害更有甚於宋儒之說者矣雖然卽使天下後世果各出其心意以會乎僕一線之意遂因以見乎孔孟之意猶非區區苦心之所望也僕所望者明乎孔孟之性道而荀揚周程張朱釋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明乎孔孟之不欲言性道而孔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而性道始可明矣或曰孔子罕言矣孟子動言性善何言乎不欲言也曰有告子二或人之性道孟子不得已而言性善也猶今日有荀揚佛老程張之性道吾不得已而言才情氣質之善也試觀答告子諸人但取足以折其詞而止初未嘗言性善所由然之故猶孔子之罕言也宋人不解而反譏其不備誤矣或曰吾儒不言性道將何以體性道盡性道余曰吾儒日言性道而天下不聞也日體性道而天下相安也日盡性道而天下相忘也惟言

乎性道之作用。則六德六行六藝也。惟體乎性道之功力。則習行乎六德六行六藝也。惟各究乎性道之事業。則在下者師若弟。在上者君臣及民。無不相化乎德與行藝。而此外無學教。無成平也。如上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而聖人體天立教之意著矣。性情之本然見。氣質之能事畢矣。而吾之七圖。亦可以焚矣。故是編後次之以存學存治云。

附錄同人語

上谷石卿張氏曰。性卽是氣質底性。堯舜底氣質。便有堯舜底性。呆獃底氣質。便有呆獃的性。而究不可謂性惡。

又曰。人性無二。不可從宋儒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先生賜教。在未著存性前。惜當時方執程朱之見。與之反覆辯難。及喪中悟性。始思先生言性眞確。期服闋入郡相質。而先生竟捐館矣。嗚呼。安得復如先生者。而與之言性哉。

督亢介祺王氏曰。氣質卽是這身子。不成孩提之童性善。身子偏有不善。

又曰。天生人來。渾脫是箇善。

又曰。氣質天命。分二不得。

書後

孟子曰性善。卽魯論之性相近也。言本善也。晏子曰。汩俗移質。習染移性。卽魯論之習相遠也。言惡所由

起也。後儒不解。忽曰氣質有惡。而性亂矣。聖賢之言背矣。先生辭而辯之。功豈在禹下哉。特先生性圖。入太極五行諸說。則於後儒誤論。當時尙有未盡洒者。塙後質先生曰。周子太極圖。眞元品道家圖也。易有太極兩儀。指揲蓍言。非謂太極爲一物。而生天地萬物也。五行爲六府之五。乃流行於世。以爲民物用者。故箕子論鯀罪曰。汨陳其五行。非謂五行握自帝天。而能生人生物也。生剋乃鄒衍以後方家粗說。聖經無有。先生曰。然。吾將更之。及先生卒後。披其編。則更者十七。而未及卒業。於是承先生意。而湔洗之如右。

康熙乙酉三月上浣。蠡吾門人李塨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存學編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顏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E九五九